


乡村振兴剪影

——江西龙南支队的乡村故事

■ 刘郭越



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主题社会实践，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之前“美丽乡村”主题社会实践基础上，改革创新乡村主题实践模式。通过成立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作室，与各地政府合作，依托“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将乡村闲置、废弃房屋改造为工作站，开展驻点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截至目前，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作室已与8省市的11个区县签订了实践基地和工作站合作协议。江西龙南，是2019年签约的新一批实践基地之一。2019年寒假，15名队员来到这个中国围屋之乡，留下了属于他们和龙南共同的记忆。

调研交流 走进乡村，探访基层民生

2019年的寒假实践是清华在龙南的第一站。作为刚刚签约的第二批乡村振兴实践基地，龙南在寒假就迎来了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土木学院、人文学院、新雅书院多个专业及东南大学、辽宁大学等多个学校的16名同学。在校内经过学生乡村振兴工作室的乡村调研方法指导后，支队的成员深入武当镇进行调查交流：带着半开放问卷对武当镇镇长深度访谈，寻找大学生返乡的人才振兴之路；和岗上村村委进行座谈，了解基层治理状况和村庄一手数据；走进每家每户，和岗

上村村民直接交流，发掘村庄需求和特色。

支队成员具有不同专业背景，有的同学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田野调查。在一整天的调查过后，大家会聚到一起，分享当天的见闻和感受。同学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乡村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也逐渐掌握调研的初步方法。通过和每户村民进行半小时左右的沟通，支队在前半段实践过程中收集到了42份有效问卷。而后在人文学院吴振华组织下，协同完成了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对龙南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分析。

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最初乡村在我的理解里是一个模糊的记号，等同于泥巴、鱼塘和打谷



支队参观围屋博物馆(陈一诺 摄)

机，我抗拒这两个字背后的泥土气。但在建筑学院的学习，让我渐渐明白了乡村与城市从来不是全然割裂的，渐渐开始能剥离开自己的无知，去走近她、了解她、振兴她。在统计数据上，这只是户口的差异，但实际上人是和自己的根连在一起的，观念、风俗都由此塑造。

我带着好奇踏上龙南的旅途，好奇工作站的工作机制，好奇中国乡村的模样，好奇基层的治理，好奇古代建筑的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我也好奇，在法制意识普遍缺乏的乡村，法治工作者能做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在实践的开始，乡村振兴这几个字于我而言的意义也还尚浅。但随着实践的渐渐展开，一项项支队活动的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站会在哪里，会服务谁，能做什么，都渐渐明晰。我也逐渐感到作为一名本科生，作为一名清华人，我能为乡村做的，远比预料的更多。

——队员手记

探索产业 不同视角, 关注旅游发展

在调研中，支队也注意到当地大多人口流失到珠三角地区务工，而不愿在本地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这20字中，首当其冲的是产业兴旺。乡村没有稳固的产业，就无法留住村民，振兴更无从谈起。怎样吸引人才回流，引入活力？乡村振兴落脚到了产业振兴上。

龙南，是赣州市的次中心，也是苏区振兴发展县之一。作为千年客家文化古县，龙南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省旅游强县为契机，推进全域旅游，唱响乡村振兴品牌。其中武当镇是龙南县发展全域旅游的一个重要镇区。支队此次前往的岗上村围屋群就在武当镇东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当地大力发展的旅游业成了支队关注的重点。

在和政府进行交流策划后，支队围绕小武当山和围屋群展开了调查和学习。成员们前往围屋博物馆，系统了解龙南这一客家之乡的围屋变迁；采访“朝花栖迟”民宿综合体老板，思考旅游业发展的配套运营模式；参访杨村燕翼围、关西新围等已修缮并开放的围屋景区；去到正桂美丽乡村、围屋改造的老屋下精品酒店。与此同时，支队还查阅资料，与县住建局沟通交流，了解学习武当总规、岗上村村域规划，明确岗上村一轴一心三区——国道沿线、武当镇区集聚点，北部核心经济区、南部旅游生态区、林场片区三区划分的发展格局。

经过系统调研，支队发现武当镇境内虽然有南武当山、岗上围屋、梦里桃乡、玫瑰小镇等旅游资源，但是旅游资源没有实现有机串联。实践支队希望通过在武当镇岗上村的围屋片区中建设一个核心站点——乡村振兴工作站，利用闲置的破损围屋，以点带线，以线连片，建立起“岗上村·围屋活博物馆”围屋群，形成示范作用，进而促进武当镇全域旅游的发展。围绕这个理念，支队对村落的景观环境进行了踏勘分析，提出了提升村落人居环境品质的建议与可能；整理了村庄内可圈可点的公共空间节点和围屋景点，策划了一条首尾与国道相接的游览线路，期待能为武当的旅游引入新思路。

乡村振兴实践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想象不同的乡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人均林地可达7亩。务农并非唯一出路，多数反而是前往不远的珠三角地区打工。在实地调研中，村民采访中，乡村脱离了记忆中报道里的千村一面，显现出独有的面貌。围屋不是一座座孤零零的老宅，而是不时会在逢年过节时聚满几桌的热闹之地……在短短的十几天，我仿佛也成为了村民的一员。离开时，我在心中暗想：龙南，暑假再见！

——队员手记



支队成员进行入户调研（张健辉 摄）

测绘设计 发扬专长，带动全域旅游

实践工作站的建造与运营是建筑学院乡村模式探索的尝试，也是支队同学建筑设计走出象牙塔的初探。作为延续性以年为周期计算的实践项目，乡村振兴系列实践希望以工作站的建筑改造作为起点，每年寒暑假支队成员来到实践地，推动工作站的运营。通过这个实体建筑的港湾，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到乡村，真正实现校地联合，多方助力，长效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工作站的测绘与设计就是本次寒假实践的重点工作。在出发前，我们就把关注点放在了当地传统建筑——围屋上。围屋是客家传统民居的一种，它集防御、居住、礼祠功能于一身，集家、祠、堡于一体，形成了悠久的祠堂文化。建筑格局一

般为中心设祠堂，四角设置炮楼。底层较为潮湿，用作厨房、柴间，人们居住在二三层。整体而言，客家围屋建筑对外封闭，防御性强；建筑用料简单，坚固耐久，可就地取材；结构整齐对称、构造科学、气势恢宏。这些独特让围屋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调研和与当地政府交流后，一个岗上·围屋活博物馆的理念在支队的讨论中逐渐成型：14个围屋为旅游开发核心带，选取基础地理位置和建筑条件较为优越的德辉第作为中心点，置入清华大学工作站的建筑功能。工作站作为样板，带动周边围屋开发，相继加入更多符合乡村产业振兴需求的基地和社会组织，最终形成一个“活博物馆”岗上围屋群。让围屋不再是废弃闲置的老房子，真正活起来，传播其承载的悠久客家文化。结合建筑产权、技术操作难度、建筑空间组织丰富度、周边环境情况分析后，支队选择德辉第作为第一选址，新屋围作为备选址。

结合前期调研得到的村庄基本情况，支队设计组定下了初步的建筑策划：以清华大学实践基地为基础功能，根据当地需求规划设计辅助功能——集村民活动中心、支队实践工作开展地、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客家民俗产陈于一体。对保存完好的围屋部分进行改造利用，置入现代化设施；梁架墙体受损的部分进行建筑修复，还原旧貌；坍塌部分建筑考虑废墟性景观再造可能性。

在设计之外，支队也关注围屋改造修复的文保任务，土木工程系同学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明华等匠人师傅、老瓦厂、陶器窑交流学习，了解目前围屋修缮的技术结合专业知识，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围屋的结构体系进行了分析，并围绕梁柱节点破坏、木质结构老化、墙体裂缝

三个突出问题提出了修缮建议，辅助工作站点的设计工作。

秀美的自然环境，形态各异的围屋给支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美院的初梅仪走访了村中的所有围屋，和支队宣传组一起收集资料，整理成《岗上村围屋群信息手册》并设计了一系列文创产品，为龙南围屋文化的宣传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聚到一起，每个人都会全情投入，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实践结束，也学到了许多。”

十来天的实践，同学们担负着调研、测绘、策划、设计一系列任务，也需要和当地建设局、旅发委反复沟通对接。

我是设计测绘组的一员，带着纸笔，和小组的同学们一同前往围屋。古建并非学校的设计课题，但在支队的学长学姐带领下，渐渐融会贯通建筑测绘的要领，工作站的雏形也在脑中渐渐形成。

纸笔承载的是未来乡村的蓝图。在村里的村落景观调研中，我看到了一些无奈，但更多的是未来的可能：十几个岗上村的围屋连点成线，串联起一条景观带。竹子、水塘都大有文章可做。村里的天然形成的跌水和小水车自然而可爱，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队员手记

乡村振兴，我们在路上

在实践的最后阶段，支队经过精心准备，向当地政府领导汇报了实践成果，并确定了之后工作的推进节点。支队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与村民的一致好评。未来，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作室将与龙南政府共同推动工作站的建成落地，探索校地结合、同学参与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校生）